



# 建国前后的毛泽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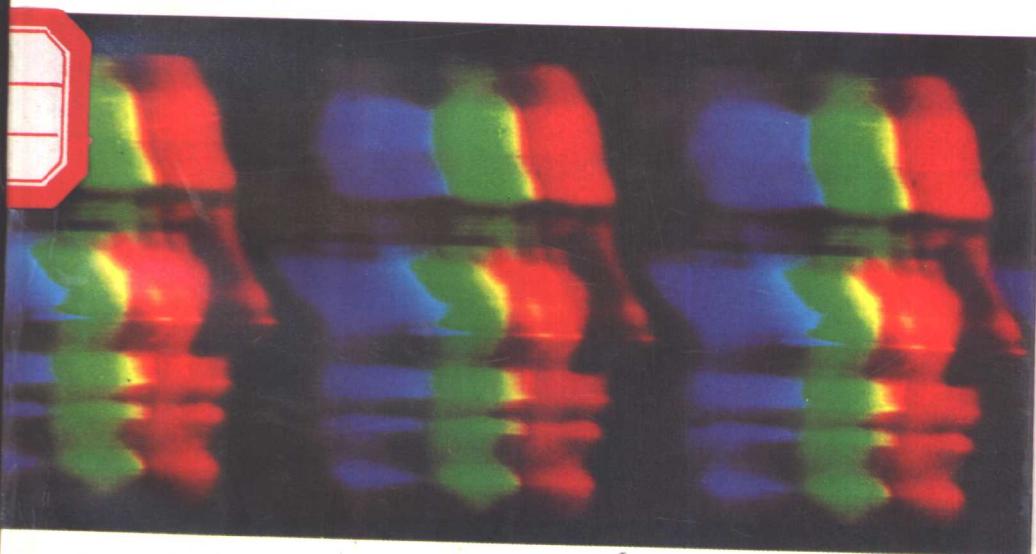
\*周恩来与末代皇族

\*大海——朱德的海外生涯

\*宋庆龄生活片断

\*刘伯承邓小平挥师渡黄河

\*青春魂——胡耀邦的人生奏鸣曲



名人传记丛书

# 建国前后的 毛泽东

《名人传记》编辑部主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1 号

•名人传记丛书•

**建国前后的毛泽东**

《名人传记》编辑部选编 责任编辑 常 辛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邙山书刊装璜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625 字数 260,000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1,384

---

ISBN7-215-02111-4/I·220 定价:精 9.20 元 平 7.20 元

## 前　　言

在我国，传记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。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种，它有着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替代的特点和品位。尤其是名人的文学传记，对广大读者来说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。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心理，都希望知道名人是怎样成名的。了解名人，研究名人，学习名人，探索人生成功之道，是很有兴味、很有意义的。这大约也是名人传记文学作品备受欢迎的原因。

以繁荣当代传记文学创作、向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精神食粮为宗旨的《名人传记》，自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和厚爱，发行量稳步上升。对此，我们深感荣幸和欣慰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了解名人，认识人生，开阔视野，启迪心灵的期冀，我们从 1985 年创刊以来的《名人传记》中，选出一批精萃之作，按各个传主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事业，分为政治、军事、文艺、科学教育、体育等若干大类，分册编辑，组成这套“名人传记丛书”，奉献于读者面前。

编入“名人传记丛书”的中外今古名人，有共产主义运动

11206/34

的伟大领袖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，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、教育家、医学家，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和奋力拼搏勇夺世界冠军的体育健儿；也有站在历史的对立面、逆潮流而动的政坛头目和鱼肉百姓、称霸一方的枭雄；还有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，等等。读者自然会从这斑斓多姿、异彩纷呈的不同人生历程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，陶冶情操，获得有益的启迪。

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我们推出“名人传记丛书”，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它。我们相信，搏击时代风云的新的一代名人，一定会大批地涌现出来！《名人传记》月刊和“名人传记丛书”，将继续展示他们熠熠的风采！

《名人传记》编辑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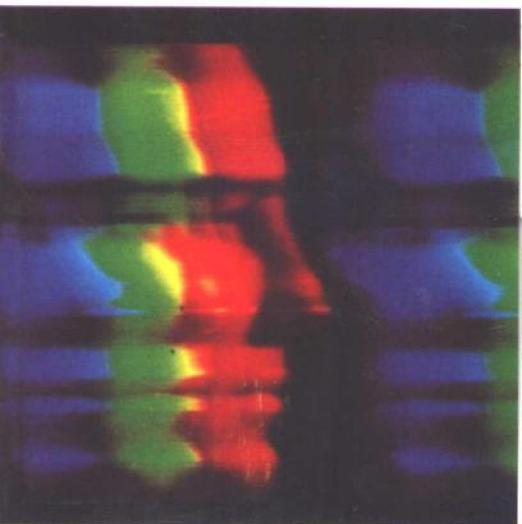
1992年4月

## 内容提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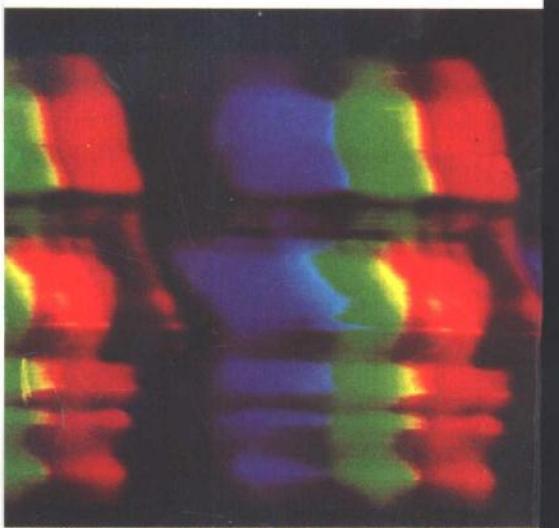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选辑的16篇文学传记，从多角度多方位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探寻真理的执着追求，革命征程的艰难险阻，决战决胜的指挥艺术，重绘山河的博大胸怀，以及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都艺术地再现出来。全书文字生动，材料真实，其中不少是读者感兴趣的珍贵史料。

表

将书还回



责任编辑 张家新  
装帧设计 安 宁



## • 目 录 MULU •

1 毛泽东第二次东渡黄河以后 周同宝

27 弥天大勇 霖雨苍生 肖冰  
——毛主席重庆谈判纪实

37 毛泽东在专列上 权延赤

71 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刘亚洲  
——戴维眼中的毛泽东

83 刘少奇在渑池 茹文君

90 童年恩来在淮安 陈民牛

110 伟人风范 永存人间 方钜成  
——周恩来传略 姜桂依

146 我所敬慕的周恩来 [美]尼克松 著  
卞慧明 译

•名人传记丛书•

- 
- [171] 历史性的会见 窦嘉绪  
——记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
- 
- [182] 周恩来与末代皇族 石肖岩
- 
- [224] 大海 刘白羽  
——朱德的海外生涯
- 
- [245] 宋庆龄生活片断 陆印泉
- 
- [259] 刘伯承、邓小平挥师渡黄河 苗冰舒
- 
- [273] 青春魂 马光复  
——胡耀邦的人生奏鸣曲
- 
- [309] 彭真在“暴风雨”前夜 师东兵
- 
- [345] 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郝玉峰
- 

·名人传记丛书·

● 周同宝

## 毛泽东第二次东渡黄河以后

### 神采飞扬过黄河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滔滔黄水滚滚向东，流径河套，拐过内蒙古的托克托，突然转向，由北向南一泻千里，把华北大地一劈为二。于是，咆哮南下的黄河，成了山西、陕西两省的天然分界线。

1948年3月23日，黄河两岸春寒料峭，山风阵阵。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周恩来、任弼时，以及陆定一、胡乔木、章汉夫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告别陕北，来到黄河西岸，准备向东岸的华北转移。

毛泽东一生中，曾两次在这里东渡黄河。12年前的1936年，农历二月初，他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

军，出征山西。他从陕北清涧县西辛关上船，由石楼东辛关上岸，在黄河之畔游目骋怀，吟诵了流传千古的绝唱：《沁园春·雪》，歌颂了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”的多娇江山。

12年过去了，大河上下，大江南北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如今，人民解放战争已打了将近两年，战争已从解放区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。华北重镇石家庄已回到人民手中，雄踞华北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联成一片。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。毛泽东此次东渡的目的是去华北与刘少奇、朱德、叶剑英等中央工委和后委的同志会合，共同指挥即将来临的大决战，并筹划未来的共和国的开国大业。临行前，他向全党发出了通报，宣告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离开了陕北，大本营转移了。

时局的发展来得这样快，连毛泽东自己也不曾预料到。回顾重庆谈判期间，蒋介石执意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。他气势汹汹地对周恩来说：“告诉润之，要和，就照这条件和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。”而毛泽东则早就铁了心：“我这几条烂枪，既可以同日本人打，也可以同美国人打，”“蒋先生以为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我不信邪，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。”经过将近两年的军事较量，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。毛泽东瞻前顾后，对战争的全局已成竹在胸。他估算：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，即5年。这60个月又分成两段，前30个月是我们“上坡”、“到顶”，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；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，那时候我们是“下坡”，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，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。近来，毛泽东不时以喜笑颜开、眉飞色舞的神情，向部属们估算着战争的进程。这是他从来未曾有过的内心喜悦的表露。诚然，同国民党的最后较量，还有几个

大仗要打，重大的决战还在后头，但随着战争的胜利，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的浩大工程，现在就应该排上日程。

下午，吴堡川口，10多条大木船已经起锚待发。船工工会召来了黄河边最有经验的老船工承担渡河任务。毛泽东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旧棉衣，头戴一顶带耳的帽子，脚穿布棉鞋，手持一根柳木棍，大步跨上渡船。河滩上，山坡上都是欢送的陕北群众，毛泽东向他们频频挥手。

黄河春涨，波涌浪叠。船行河中，浪拍船舷，船工们紧握双桨，舵手紧扶舵杆目不转睛地遥视前方。工作人员几次请毛泽东下船舱休息，但是神采飞扬的毛泽东始终站在船舷边，此刻，他丝毫没有以往行军转移时那样的惶惑不安之感。回首河西前线，他感到满意和舒坦，对河东的未来，又充满信心而确有把握。

### 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还要烧掉？！

黄河东岸是晋绥边区，历来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大后方，晋绥人民用车驮肩扛，把粮食和被服运过黄河支援陕北。

过河以后，毛泽东骑着从陕北带过来的老青马，经过碛口、寨子山村，到达临县的双塔村。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机关就设在双塔。后委书记叶剑英、后方支队司令员杨尚昆，早已作了准备，迎接中央前委东渡。后委实际上是党中央指挥系统的枢纽机关。一年前，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以后成立的大部分机关和人员都在后委。这里设有几十架电台，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它转达到全国解放区，各地向中央的报告，也经过后委转达。来到晋绥，毛泽东感到宽慰，因为延安时代一大批与他朝

夕相处、可以信赖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许多干部家属子女，又回到了他的身边。自从后委带大队机关家属东渡以后，毛泽东经常惦记着他们：延安 10 年没有打仗，战争一年，他们能否安全转移呢？来到晋绥，他还可能见到久别的长子毛岸英。1947 年，毛岸英来这里参加农村土改。

但是，对于晋绥边区的工作，毛泽东心中早就潜伏着一股隐忧。那就是康生和陈伯达在临县和静乐县搞土改，搞乱了政策。还在渡河以前的几个月，他曾派胡乔木来到临县，调查土改中划分阶级成份扩大化和侵犯私人工商业的错误，同时要胡乔木把他在江西划分阶级成份的小册子带到晋绥。在 1947 年的 12 月会议上，他批评了晋绥土改中的错误：土地改革是黄河主流，但主流向东时卷起了三股浪花，那就是侵犯中农利益，破坏工商业，乱打乱杀。不把这三股浪花反掉，它会成为逆流。会后，他对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恩嘱再三：“今后要讲究政策，各级干部要整顿纪律，不要胡来。”晋绥分局负责人李井泉把会议精神带回河东，制止了康生、陈伯达的错误的蔓延，但这三股逆流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搞农村土改，毛泽东是行家里手，这次他一定要亲自来调查、体察晋西农村，拨正土改运动的航向。

在双塔村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，毛泽东换坐了后委书记叶剑英送的一辆缴获的美制中吉普，向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蔡家崖前进。上车前，他特意来到了马夫老侯的跟前。老侯是跟毛泽东感情很深的老人，在艰苦的转战中，他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，不辞辛劳，把三匹牲口喂得膘肥体壮：尤其那匹老青马，不管白天黑夜、上坡下坡，总是那么稳稳当当听人使唤。毛泽东握住老侯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

多，全靠你喂马。今天我要坐汽车走了，你年纪大了，就骑上老青马行军吧。我们在平山县见面。”老侯感激地回答：“主席，你放心吧，我能走。走不动了，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办。”

在蔡家崖，毛泽东召开了五次调查会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为这些会议安排会场，并始终护卫左右。

康生蹲点搞土改的村子叫郝家坡。郝家坡的土改使毛泽东极为气愤。

那是在郝家坡沟口的一所学校里，康生主持召开了土改工作团全体会议，讨论查阶级划成份的问题，争论得十分激烈。康生鼓舌如簧：“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地主了，许多人看上去是中农，其实是地主。”有人反驳说：“毛主席 1933 年写的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》，对划分成份问题就讲得很清楚。”晋绥分局的张稼夫马上补充说：“分局去年搞的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》的小册子讲得也很具体，很仔细。”康生忽地站起来嚷道：“那是搬教条。”张稼夫没有退却：“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，康生同志，您可以看看。”随手把小册子递给康生。康生甩掉手里的纸烟，把小册子哗啦哗啦翻一下，往地下一扔，说：“要按这个东西来，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，就不要搞土改了。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，在晋绥是不能用的……过去印了好多小册子，这个册子，那个册子，究竟能顶多少事。”争论不欢而散。会后不久，晋绥分局发出指示，将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》的册子统统收回，一把火烧掉了。郝家坡的土改走了样。这个村原有三户地主，三户富农，按康生的标准定为六户地主、八户富农。晋西的土改也走样了，临县 121 个行政村中，错定为地富的有 4844 户。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，地主婆刘秦氏被群众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，露出了

里面的新衣服。康生对大家说：“今天的现象很有戏剧性，这说明地主化形了。”“不要看她表面上穿了破袄，但实际上把土地变成白洋藏起了。”于是“化形地主”的名词创造出来了，一场揪“化形地主”，大挖地主“底财”，搞“清算”，“扫地出门”的运动一轰而起。地主、富农只给留一只碗、一双筷子，其他什么都不给。

康生在晋绥的胡作非为，使毛泽东更坚定地意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，在这面临全国胜利的时刻，更不能允许康生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横行。他痛心地说：“在你们这里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，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。”同时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后委的同志：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，这些事都知道，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，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？

4月1日，毛泽东在蔡家崖军区礼堂举行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，次日又对《晋绥日报》的编辑人员作了报告。会后，挥笔题写了两张条幅：“依靠贫农，团结中农，有步骤地、有计划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发展生产。”“无产阶级领导的、人民大众的、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。”此时此地，毛泽东以精确缜密的语言，高度概括出27年来革命运动的总路线和总政策，这正意味着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来临，人民中国的一轮朝日正将喷薄欲出普照大地了。

毛泽东一行在蔡家崖停留了十天。4月4日离开蔡家崖，在晋北山区的崎岖道路上继续车行，经岢岚、神池、宁武，入了雁门关。眼下正是清明时节，山路风来草木香，前面已是临近晋察冀边区的地域了。

## 周恩来搀扶毛泽东过鸿门岩

暮春三月，1948年的华北大地万象皆春气，显得生气昂然。

在平山县西柏坡，中央二委的成员特别忙碌。他们正急切地盼望着中央前委的来到。一天，薄一波匆匆来到刘少奇、朱德的驻地，向他们汇报工作。当他汇报到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，华北人民政府的政权机构搭起来以后，家底更大了，然而，百业待举，千头万绪，尤其是要赶紧把经济工作抓起来时，话语间，流露出一种焦急的口气。朱德咧开了嘴说：“快啦！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。他是个管家的，管这个家，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。”朱德特别加重语气道：“他这个人，历来是个管家的，是个好管家。”薄一波宽慰地微笑了。

这时，周恩来正随着毛泽东经代县、繁峙，向西柏坡前进。晋察冀中央局已接到通知：迎接中央前委。副秘书长周荣鑫带领行政科长上五台山的最高峰迎接前委车队，还专门带了给彭真做饭的一位厨师，为毛泽东做饭。不料，五台山上骤降大雪，一夜间，整个山区成了雪岭冰峰，公路被大雪封住，汽车不能通行了。

鸿门岩是五台山的顶峰，海拔3040米，盘山公路蜿蜒在崎岖的大山里，路窄、弯急、坡陡，山巅上风疾云驰，积雪深处竟达丈深。周恩来亲自指挥修路，他提前登程，检查沿途道路情况。要求用三天时间修通公路。4月7日下午3、4点钟，前委的车队一定要到达鸿门岩。战士们把积雪切成大块，抱起来往崖下扔。夜幕低垂，狂风呼啸，远处山凹里终于传来了汽车

的喇叭声，然后又见到了汽车的光柱。雪路修通了。毛泽东时而乘车时而步行，费力地登上了鸿门岩。周恩来冒着寒风，一直等候着毛泽东车队的到达，这时，他才和毛泽东互相搀扶着，并肩步行越过了峰顶雪坡。

当晚，毛泽东一行在台怀镇显通寺夜宿。次日下午，车队起程经石咀，越长城，过龙泉关，在不老树村又宿一夜。4月10日，车队路过阜平，县城里的老百姓闻讯都想来看看中央首长，大家挤着看后面的吉普车，其实毛泽东穿着粗布衣，坐在前面开道的第一辆中吉普车副司机的座位上。小吉普上坐的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等。车队经阜平南关跟着前来迎接的聂荣臻、刘润涛的车子，徐徐前进，在胭脂河潺潺流水声的伴随下，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——城南庄。毛泽东第一个走下车来。毛泽东生平最后一次行军的旅程就此完成了，这是1948年的4月11日傍晚。

对晋察冀，对龙泉关、城南庄的山形水色，对晋察冀的群众，毛泽东感到如重临故地的亲切。在显通寺，他不顾前夜登山的疲劳，来到小街上，见一些小商小贩在做买卖，主动同他们聊天；路边有几个小孩在玩抓石子儿，就过去同孩子们一起玩。他情不自禁地对聂荣臻说，一过了龙泉关，觉得群众很热情，就好像当年在江西的兴国一样，群众都是笑逐颜开的。

在军区大院里，聂荣臻把司令部最好的住房腾给毛泽东。刚住下，毛泽东就忙起来了，按他的老习惯，晚上彻夜办公，直到第二天凌晨红日临窗。

4月23日，周恩来和任弼时先行出发去西柏坡，安排党中央机关的工作。